



海尔曼老爺

哀 禾 著

海 尔 曼 老 爺

[芬蘭] 哀 禾 著

梅 紹 武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Juhani Aho
Squire Hellman and Other Stories
根据 T. Fisher Unwin, London 1893 年英譯本轉譯

海 尔 · 曼 老 爷

〔芬蘭〕亥 禾 著

梅 紹 武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11 号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号 1382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3/4 字數 73,000

1957年6月第1版

195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3,000 定價（6）0.32 元

內 容 提 要

哀禾是芬蘭近代的现实主义作家，本書包括他的五个短篇小說。海尔曼老爷是其中最有意义的一篇，作者以幽默、諷刺的笔調刻画了芬蘭地主和地方官員丑惡的面貌，并怀着深厚的同情描繪了佃农的困苦生活和悲惨命运。爹帶洋灯回来的时候是芬蘭农民接受近代文明生活的一篇真实的写照。先驅写前往曠野深林开拓新地的人們底事迹。忠实写出知識分子的精神苦悶和虚伪的恋爱。沉淪描写一个有才华的画家因受环境的限制得不到发展，而淪为酒徒，潦倒一生。

譯者前記

哀禾原名約哈尼·布羅費爾德 (Juhani Brofeldt), 是芬蘭近代著名的現實主義作家, 1861年生于芬蘭內地列塞爾密, 1921年逝世。父親是個牧師。哀禾曾在赫爾辛基大學求學, 后又留學法國多年, 深受法國作家莫泊桑和法朗士的影響, 1883年起從事于文學創作。他的作品大多描寫芬蘭農民和小市民的生活, 鄉土氣息濃厚, 文筆曉暢談諧。著名的作品有鐵路 (1884年)、牧師的女兒 (1885年) 和牧師的太太 (1892年) 等。他又善于寫幽默、諷刺的短篇小說和雜文, 這類作品共有八卷, 在他的作品中占重要的地位。在推動芬蘭現實主義文學創作上, 哀禾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國很早就有人介紹他的作品, 1909年出版的域外小說集中就收有一篇用文言譯他的先驅。本集中所選譯的幾篇都是他的早期作品。

目 次

譯者前記	I
------------	---

海爾曼老爺	1
-------------	---

爹帶洋燈回來的時候	68
-----------------	----

先驅	81
----------	----

忠實	86
----------	----

沉淪	99
----------	----

海 尔 曼 老 爷

1

全家一阵混乱，因为老爷要出門了。他又在大发脾气，楼上楼下嚷个不停，怒气冲冲地罵他的妻子和女仆；她們惊惶失措，奔来奔去，执行他的命令，結果只弄得互相碍事。

“为什么我的刮臉水这么燙，教人得等上好几个鐘头，讓它凉下来，才能把下巴浸进去？为什么，呃——究竟是为什么呀？这水是誰燒的？嘿！人都他媽的鈎到哪儿去啦？”他大声吼叫，所有的窗戶都給震得格格作响。

老爷正在自己屋里刮胡子，以为他的妻子就在隔壁房間里。但是，沒人搭話，他便象个瘋子似的冲了出去，要到紧里头那間屋子去找她。他还没迈出門檻，他的妻子已經从廚房奔上楼来了。

“这水为什么这么燙？你要象煮猪肉那样煮我嗎？你这是什么意思？”

“那是安妮搞的——可是我这就去取……”他的妻子咕嚕道，馬上奔回廚房去取冷水。

“安妮干嗎把老爷的刮臉水燒得那么燙？”

“我敢說它并不比往常的燙呀。”

“老是这一套，”慌里慌张的妻子说，“快去取点冷水来——老爷发脾气啦——到前厅把老爷的大氅拿来，放在火炉边烘烘热。”接着这位夫人便亲自拿着冷水罐，奔回老爷的房间，往脸盆里倒了点冷水。

“你——你在那儿搞什么鬼？”

“我往里头加点冷水。”

“对，当然，你要让它冷得教人家的皮肤起鸡皮疙瘩。难道一个男人老得受这种罪吗？每次人家要出门，总是这个样儿。她们那伙人全象是天生的废物！把水罐放在橱柜上，行不行！难道你打算拿着它一整天吗？你干吗不能一开头就自个儿去拿，这我倒很想知道？”

“我刚才在储藏室里呐，我告诉过安妮……”

“我跟你说过一百多遍，她不会准备刮脸水，不应该叫她弄。”

“我原也不想叫她弄，可是我听说你要进城，所以想带点肉给教堂管事太太作节礼，还她亲手给我织袜子的那分情。”

“我没有地方放你这个包儿……她应该自个儿来取。”

“可是，你知道，她自己没有马呀。”

“那她只好用手推的雪橇来取。好好，把水倒在里面吧！行啦！毛巾呢？”

“在我这儿。”

“那就给我，行不行？你关照他们备马了吗？”

“还没有……我这就去吩咐。”

这位夫人急忙跑去通知他们。她得走遍每间马厩，才找到马伕。可怜的人儿！她着急得很，生怕找不到他。她溜

着肩膀，偻着身子，迈着不稳的步子，摇摇摆摆地穿过庭院走到馬厩，又从那儿晃回房子这边来。

“她是个多么丑的老糊涂呵！”老爷站在窗前瞧着她，抱怨道。

他开始刮胡子，但是自始至终都很慌忙；他紧咬着牙关，嘟囔道：

“为了去见他们那群老爷，还得刮胡子！妈的！我应当不刮，就这样去才对！穿着睡衣和拖鞋去！多么有意思！他们坐在那儿，在别人的财产上估税！那些家伙全是穷鬼！可是他们懂得怎样剥别人的皮！哼，咱们倒要瞧瞧谁是这里的主人！”

事实是这样：估税委员会正在教区会议大厅里开会，鉴定所有的人应该缴纳的税款额。这位老爷也要到那儿去一趟，为的是保护一下自己的利益，因为他听说……

“喂！”他突然大喊一声，震得从天花板上落下来一大块石灰。

他刚要从座位上站起来，他的妻子又冲了进来。

“你们都聾啦？布吉南来了吗？……他是不是坐在后面的房间里呢？”

“大概是吧。我这就去……”

一会儿，布吉南从前门走了进来。

“现在听我说！他们说了些什么？别撒谎！”

“我没撒谎。这完全是确实的；我亲耳听见他们说的。那时候我在大厅里，打定主意记住他们每个人在房间里所说的话。”

“好，好！他們說什麼了？照他們的話一字不改地講給我听！”

“我沒能把每个字都記住；說老實話，我也沒完全听到，不过他們的意思仿佛是……”

“誰这样說的？”

“他們都这样說。”

“執事也那样嗎？”

“好象是，不过我沒有完全听清。”

“你明明听見了——你听得很清楚，只不过不願意說出来罢了；……你真是个大笨蛋……”

“我向您保證。真是那样。”

“他們是不是說，应当重重地估海尔曼老爷的稅，呢？”

“对，他們正是这样說。”

“还有呢？說呀！他闊，应当經常讓人搶劫，对不对？說出来呀！”

“对；而且至少应当按六千馬克的收入抽稅。他們就是这样的威胁您。”

老爷的眼睛象一条野狗的眼睛那样，对着鏡子閃閃发光。

“什么，六千……！我要給那群强盜点顏色看看……我得讓他們知道，如果我真那样丟掉俺他媽的全部的錢，我可能要……喂，来人啊！喂！”

女仆聾地一下竄进屋来，真象是讓人給踢进来似的。

“我喊你，你干嗎不能快些进来？把刮臉水拿走，端洗臉水来！干嗎你的女主人不自个儿来？”

“她不在这儿。”

“她上哪儿去了？”

“她在厨房炉灶前烘老爷的大氅呢。”

“六千！这简直太卑鄙无耻啦；这纯粹是夏洛克^①的行径！哼，难道我得担负这整个教区的税款吗？呃？”

“有些人好象觉得应该把您的收入估到一万马克呢。”

“啊——啊？”

“嗯，如果您在木材生意上赚了一笔大钱的话——您瞧，他们连丁点的事都注意到啦——他们管得着吗？”

布吉南甚至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都想到这位老爷会用鞭子把他抽个稀烂，或者活剝他一层皮。所以在说出一万马克之前，他先提防着，手紧握着门上的插梢。

可是这位老爷一句话也没说。他只不过脸色稍微变得苍白些，太阳穴上的血管膨胀而发青，鼻孔好象要飞掉似的张大着，嘴巴痉挛地抽搐了两三下。

这当儿，女仆把洗脸水端进来了。

“马套好了吗？”

“大概还没有呢；……马伕问您要不要他来赶马。”

“让他等着吩咐！好，叫他来吧！告诉他把铃铛系在轡杆上，带好雕花的马嚼子和马具。今天咱们赶马得象个样儿！用不着求谁怜悯！咱们得给那些鬼家伙点颜色看看。你也来。布吉南！”

“好！”

他的妻子拿来了他的大氅。老爷把背转向她，披上了大

①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狡猾的犹太富翁。

驚，連聲“謝謝”都沒說，兩手忙着找腰帶。他的妻子替他找着了。

“我在後面給你系上，好嗎？”

“滾開！”

連聲“再見”也沒說，他拿了馬鞭就往院子裡走，那根鞭子一向掛在外間屋牆上一只釘子上的。門砰的一聲關上後，他的妻子才感到可以輕鬆地呼吸一下了。幸好這次他的怒氣沒有沖她發泄，可是這位夫人很了解她丈夫的個性，預見得到這種事不出多久就會發生的。她很害怕，但是她仍然走到窗前，在窗簾後頭偷着望外瞧。

馬佇立在台阶前，地上鋪着氈子，因為老爺喜歡這樣擺布；馬夫拿着繮繩，等老爺一坐好，馬上交給他。可是，他在坐上雪橇之前，先十分仔細地檢查了一遍：瞧瞧鈴鐺有沒有系好在轅杆上，試試繮繩系得緊不緊。樣樣都安排得那么好，他簡直挑不出一點毛病來。他的妻子已經在想，他這回總可以安然無事地上路，不致于大發雷霆了吧。

“噢，那匹小馬，我只希望他別揍它……主憐憫我們吧，……要是他還沒有平安無事地走掉的話！”

老爺坐上雪橇時，馬起步稍嫌快了些；繮繩給綑緊了，它往後退了几步。接着挨了一兩下鞭子，它才朝前走。但是繮繩一直給拉得挺緊，鞭子又不斷地抽下來，它便先抬起一支前腿，又抬起另一支，最後才飛也似地沖了出去，砰的一聲，雪橇撞在門柱上了。

於是馬給解了下來，拉向馬廄。

“完了！完了！這下它又得挨揍啦！”夫人嘆息道；她急忙

跑到厨房前面的院子里去。女仆們已經站在那儿观望，个个面帶惧色，然而每逢主人抽打馬儿时，她們总还是跑出来听。

馬厰里时不时傳來老爷的咒罵、鞭子的嗖嗖声和馬儿頓足的响声。惊惶失措的馬伕站在馬厰前面不知所措。不过老爷抽够了之后，把那匹顫抖的馬儿又牽回院子来的时候，馬伕还算僥幸，沒有嚐到什么苦头。

“你縮着脖子呆在这儿干什么？把雪橇拉过来，要不然你也嚐嚐我这根馬鞭的皮头儿！”老爷吼道。

夫人和女仆們，一眨眼的工夫都从大門前消失了，因为老爷在“管教”馬儿时，是不能容忍任何人站在一旁瞧熱鬧的。

馬渾身打战，可是一动也不动，讓人套好雪橇。

“布吉南，跳到搖杆上来！”老爷在門口喊道。布吉南一直站在那儿，一边等着，一边裝着烟斗。“你要是行的話，就来赶赶看！”老爷又冲着已經爬上御座的馬伕嚷道，接着把繩繩交给了他。

但是院子和馬厰里的騷嚷，讓鄰居們听到了，所有在那儿被惊动的人都停下来听了。

“今天可沒有喜鵲在老爷公館的屋頂上噯噯喳喳地报喜啦，”有一个人說。

“什么事惹得他这样大动肝火？”另一个問。

“沒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也許是一根枝桠掉在他的雪橇前头，擋住了去路。”

“昨天他的馬挨了那样一頓揍呵，原因是它沒有能够討他的喜欢，很快地跑进馬厰。喏，他先用鞭子抽那匹馬，接着又抽所有別的馬——种馬，母馬，甚至連那匹拉水的老馬也不例

外，临了，馬伏的耳朵也挨了两下。”

“好了！好了！”

“我跟你說这全是真的。他自个儿还这样說呢。”

“是不是馬伏要攔住他？”

“是啊，他当然攔了。”

“嗯，那样阻攔他，当然惹得他象一头狼似地乱咬起来了；……不过听人說他的妻子頂受罪。他罵她罵得最凶。”

“可是那些女仆怎么样呢？”

“嗯，他也咒罵她們。”

这几乎是鄰居們每天对海尔曼老爷的行为所下的評論。

“难道她們不能想法子制服他，讓他吵不起来嗎？”

“他可从来沒讓人制服过，……不过老是这样下去……”

“我剛說的那种办法对他会很有好处的，也許他的行为就会檢点些啦。”

“誰也不敢保証他究竟还会不会檢点一下他自己的行为……”

2

估稅委員們坐在教区会的大厅里，在給当地人們的財產估价。桌子正好放在窗前，人們隔窗可以眺望这个教区的寬广的田地，田亩后面是教堂。委员会主席坐在桌子的一端，在核驗戶籍冊；他过去是个后备軍上尉，如今是个大地主，眼鏡架在鼻梁上，嘴上叼着一管笔。执事坐在他的对面，他以国王①代表的身份坐在那儿，背靠着牆，右胳膊肘儿倚在桌子上，手托着烟斗；因为在这群亲密的朋友当中，即便是在官方

的大厅里开会，吸烟也是不禁止的。他們有的在抽烟，有的悠閑自在地哈着腰坐着，时不时朝两条腿中間啐口唾沫。还有一两位連这些事也沒做，只是坐在那儿时而朝窗外的院子里張望，那儿有一群人正在鼓噪不休。另外有一位，为了舒服起见，竟爬到教堂管事的高床上坐着去了。他愈使劲往下坐，草垫和髒枕头的两头愈朝天花板翹。

“現在咱們来看看胡卡南，”主席一面翻冊頁，一面說。“去年給他估二百五十……今年是不是还訂这个数目？”

“我想就这样吧。”一位估稅委員說，头也沒抬一抬，繼續朝两只大腿中間啐唾沫玩。

“下一个是卡納札威区的參議員……第五号……他本人在場嗎？”

“大概不在。”

“去年給他估五百。”

“这回还維持原数吧。”

“好。”

“同一地区的高特·貝考南，”

“他在这儿……我剛瞧見他乘雪橇来；”坐在那儿朝窗外張望的人說。

“那匹在院子里喘气的馬不是他的嗎？”坐在床上伸着脖子的人說。

① 十二世紀时芬蘭被瑞典并吞，成为瑞典的一省。1809年，芬蘭被割讓給帝俄成为它的一个大公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芬蘭才宣告独立。此处指芬蘭國王。

“桥梁总监，去把他帶进来！”

“桥梁总监好象早出去了，”执事說。“讓另外一个人去叫貝考南进来吧。”

一位估稅委員認為應該由他去叫。

“貝考南估計自己今年应納稅的財產值多少？”貝考南走进来向大家招呼的时候，主席問。“去年是一百。”

“实在是一錢也不值……这回能不能免一次稅？”这个佃农一面說，一面搔着自己的耳根。

但是执事和几位估稅委員立刻提出抗議。

“你說免稅？如果免了你的稅，那誰該上稅呢？——你呀，哼，目前不是还在放債嗎？”

“放債，真是的！我真想知道我到哪儿去找那些錢。”

“得了，貝考南，別这样啦。大家都知道这事！”一位估稅委員說。

“如果我們給你估三百馬克，那可真是一点也不多。”执事說。

“三百馬克，我的好心的老爷！”

“好啦，三百馬克也許太多，咱們就說二百。这样也許公平合理些。”主席建議道。“大家同意嗎？”

“一致同意——同意。”

“这实在太多点啦，”貝考南一面朝外走，一面抱怨道。

“現在，”主席笑了笑說，把眼鏡推到額头上——“現在輪到海尔曼先生啦！”

“咱們現在已經輪到他了嗎？”

“那么，咱們現在應該給他估多少？”他特別加重語气問。

“誰也不清楚这家伙到底有多闊。你們还記得今天早上咱們談的話嗎?”

“反正咱們心里都有数,”执事一边說,一边走到火炉前面去搥他的烟斗灰,“即便咱們把他的财产估得比誰都高,那也一点不会嫌多的。”

“可是咱們得慎重考虑这件事,不要出一丁点差錯,”主席点着烟斗說。

随后,当天的事务显得有点起色了,这个問題拖延了下来,或者宁可說大家都先談这个題目啦,因为这当儿屋內掀起了一片针对海尔曼老爷底财产所发出的杂乱无章的談話,尤其是着重在他怎样把它們搞到手那方面。众所周知,他刚从东波的尼亞迁到这里来时就已經相当闊了,并且还买下了由法院拍卖的霍威底产业。紧接着他又娶了一个自己家乡的女子,据說她也有几个錢,他立刻把那笔錢派上用場,增加了他的財富。然而几年之后他的老婆就得肺病死了……“我真想知道有誰在这样一个惡毒、暴虐、粗手粗脚、鼻子又蠢又黑的人底魔掌下能够不死……”

“好了,好了,我想咱們在这方面聊得够多啦!”主席說,温和地譴責那位說出这样一連串形容詞的估稅委員。

“嗯,好吧!……反正这跟我毫不相干,然而一个人要是張嘴談起这件事……”

“他不是販馬还賺了些錢嗎?”主席問,仿佛是为了撤消他方才的那种譴責。

“对,他賺了。不过他的大部分錢还是靠作麦子生意賺来的。好年头嘛,他賤价收进,年成不好,他就用两倍或者两倍